

出 腾 冲 记

出腾冲记

Leaving Tengchong Behind

欧晓鸥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出

騰
冲
記

出騰冲记

Leaving Tengchong Behind

胡丽华 / 主编

欧晓鸥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腾冲记 / 欧晓鸥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2. 10

(六种文化解读腾冲 / 胡丽华主编)

ISBN 978-7-222-10365-8

I. ①出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腾冲县—概况 IV.
①K927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1312号

出品人：刘大伟

责任编辑：陈浩东

封面设计：高 伟

版式设计：杜 舟 杨敬禹

责任校对：熊 凌

责任印制：陆卫华

书 名	出腾冲记
作 者	胡丽华 主编 欧晓鸥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邮 编	650034
字 数	72千
开 本	787 × 1092 1/16
印 张	9.25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制 版	昆明南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	昆明合骧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222-10365-8
定 价	38.00元

序

余炳武

腾冲是一块富有灵性的文化沃壤，是一颗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璀璨明珠。

腾冲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，我热爱这片5845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腾冲深得造物主的厚爱和眷顾。这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森林覆盖率达到70.7%，境内的高黎贡山被誉为“物种基因库”。且不说小桥流水的和顺、满地黄金的银杏村，单看看腾冲的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，就会让人陶醉在这幅天地人和的美丽画卷中。99座火山雄峙苍穹，88处温泉喷珠溅玉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造就了腾冲独特的地质奇观。古道漫漫，岁月悠悠，站在这方神奇而美丽的热土上，仿佛能听到马帮的清脆驿铃声。“蜀身毒道”、“史迪威公路”，2400年的时光，一代又一代的腾冲人越高山、涉深渊、跨国门，在崇山峻岭中走出了一条西南丝绸古道，用马背驮来了一座流光溢彩的“翡翠城”。腾冲人发现了翡翠，并将翡翠推向了世界，赋予翡翠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因为翡翠，腾冲一度成为东南亚重要的翡翠加工贸易集散地，谱写了诸多鲜活的翡翠传奇。回顾历史，三征麓川、甘稗地之战、马嘉里事件、腾越首义、焦土抗战，腾冲人民以英勇顽强谱写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历史。腾冲人为什么能敢为人先，不畏艰难？究其原因，还是文化的影响。在腾冲，汉文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，中原文

化、南诏文化、边地少数民族文化、缅印文化兼收并蓄，形成了以和谐、和顺为核心内涵，以开放性、包容性为基本特征的独特地域文化。厚重的文化既孕育了腾冲人铮铮铁骨、不畏艰难的傲气，又孕育了腾冲人温文尔雅、谦谦君子的气度，更锤炼出了“包容天下、彰显个性”的腾冲精神。

追本溯源，归纳提炼出最能体现和代表腾冲文化的六种文化是：生态文化，一幅天地人和的画卷；地质文化，一个世界罕见的奇观；丝路文化，一条古往今来的通道；翡翠文化，一块百看不厌的翡翠；抗战文化，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；乡村文化，一部散落边地的汉书。

“六种文化”是腾冲文化的主脉、灵魂和精髓。“六种文化”是融合共生、相互依存、相互辉映的一个不可剥离的整体。为进一步挖掘和丰富腾冲文化的内涵，我县出版“六种文化”解读腾冲系列丛书，聘请省内知名作家，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全面阐释和解读腾冲文化。“六种文化”解读腾冲系列丛书是一套传承和弘扬腾冲文化的佳作。系列丛书的公开发行能让更多的人认识腾冲、了解腾冲、走进腾冲。

今天的腾冲已步入发展快车道，正在开辟发展的新天地，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、跨越发展奏出了时代强音。“六种文化”解读腾冲系列丛书的出版，有利于系统地宣传推介腾冲，叫响“世界腾冲、天下和顺”的外宣品牌，有力地提升腾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在云南桥头堡建设中，腾冲将成为一座边地文化的灯塔，魅力四射。

出 腾 冲 记

目录

CONTENTS

- 一 1931年一个下午的腾冲 / 01
- 二 每条道路都通向一个远方 / 11
- 三 马背上的“小上海” / 23
- 四 当你在翻山越岭的另一边 / 47
- 五 离开是为了回来 / 65
- 六 高原永恒的图腾 / 89
- 七 造梦者他永不衰老 / 109
- 八 下一站，世界 / 127
- 后记 / 1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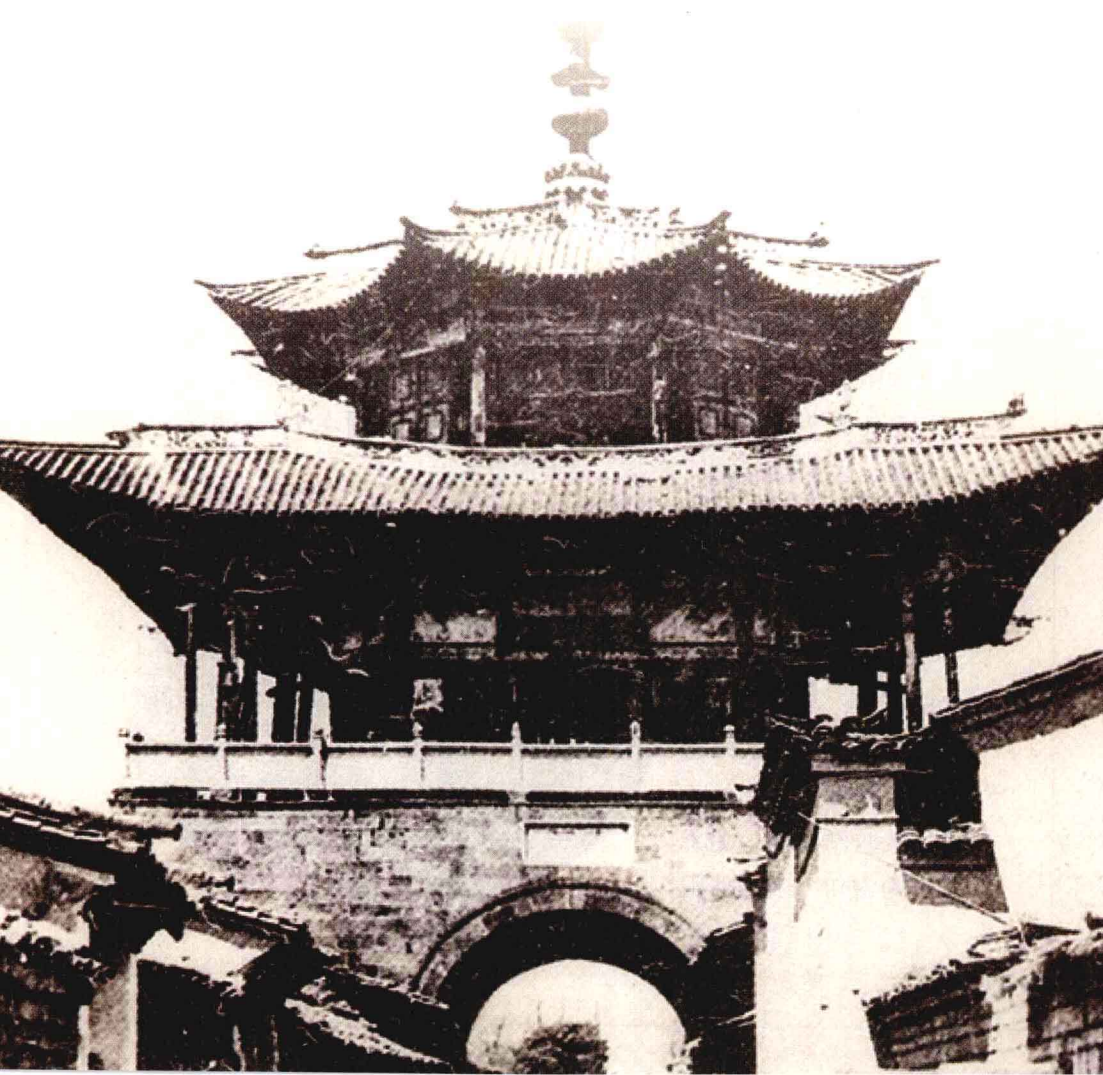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章

Chapter one

1931年一个下午的腾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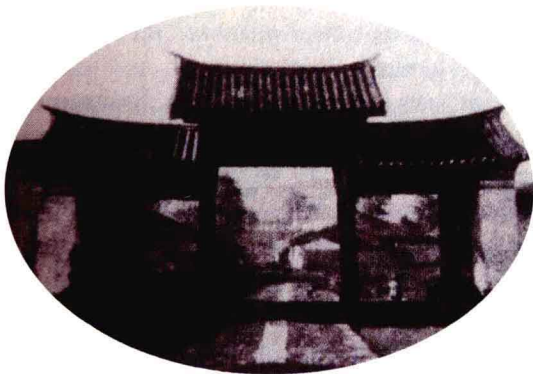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从南门进城以后，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走，街上仿佛空无一物，但却是全云南最清洁的街道。城里也有一丛丛的竹子，他们的窸窣声使我想起了在杭州西湖雷峰塔下夏天一个晴朗的日子……当落日西沉到蔚蓝色的山峰下面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骑马走过城门。她那黑白杂花的小马驹背上披着鲜红的龙毯。当她走近我风尘仆仆的坐骑时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微微一笑，然后将头俯至鞍前鞠了一躬。我高举帽子，挥舞致意。她以年轻女皇的风姿骑马而过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腾越。”

这摇曳着某种神秘情调的“东方”意象，见于1931年9月15日的《太阳日报》，作者是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埃德加·斯诺。我从不知道他也曾以如此感性而“不谙世事”的情怀来阅读过这广阔疆土的一隅。这多半是他去“红区”之前的事情了。

1931年，“腾越”已更名为腾冲。我却觉得“腾越”二字念来有庄重而绵长的气韵，与古老年月里的某个时刻，画卷般定格的城池、竹丛以及骑马女子，关系更为密切。不知外国



百年前腾越寂静的街道



人斯诺是否也这么想，又或者在他听来，两种发音根本不存在显著区别——那年他二十多岁，尚未成名，应是初到中国。他经河内入境，又取道腾冲，想要去往更加遥远而神秘的密支那。

事情本来轻松简单：在中国版图西南边缘的这座小城，他打发了漫长旅途中的一个下午。我却很想知道（我承认我总在不怎么恰当的时候严肃起来），这位谦逊的旅人在1931年的那一天，究竟穿过了几条街道，而竟然看到“街上仿佛空无一物”——《民国腾冲县志稿》分明告诉我：彼时全城有土杂行218家，洋杂行52家，成衣行44家，绸缎行36家，解玉行33家，玉扯眼匠27家，细花匠213家，玉光工匠25家……还有米市、杂粮市、鸡鸭市、猪羊市、牛马市等分布在城内及周边乡镇。那一年，1银元可兑换英镑1先令又2.5便士；腾越关每年出口毡、牛、羊、猪、马、驴、骡、生蛋、皮蛋、火腿等共计1936619两；进口英国原色布、印度被单布、美国斜纹布、意大利布（“玄素棉羽绸”）、日本火柴、美国火油等共计3015808两。

“空无一物”的街道从何而来？



英国驻腾冲领事馆

当然，数字有时候显得抽象，包括它的意义以及存在本身。它也许隐没在每扇门后面，或者每个屋檐底下，并不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出现，颇有点难觅踪影——反正一个东张西望的异乡人，并没能将

它读到，透过街上烫金的招牌，大户人家窗户的样式，或者少女们裙子的布料。

但数字分明又是具体的。比如，多年以后，它仍然让1931年腾冲商业之繁荣跃然纸上。也让我出神地想象一个日光下的街市，密密麻麻的石板和足音如何起伏，如何像一滴水珠般，折射着在漫长岁月中的一些日子里，人们生活的那种安宁和乐，并且生机勃勃的光芒。

二

多年以后，斯诺对腾冲的印象也许已经模糊——当他用一生中十多年的岁月踏遍大半个中国，并且将整个身心投入到这片土地如火如荼的起伏与动荡中，初到异国时的浪漫情怀想必逐渐淡去，伴随着1931年那个下午的浮光掠影。

而我将永远记得2012年5月的一个下午，我从保山出发，经潞江坝，翻高黎贡山，最后到达腾冲的那一段路途。

初夏的阳光已经凶猛异常，白花花一片扑面而来，让人睁不开眼。出了保山，上坡，又下坡，车窗外景色不断变换，但山是高原画卷中永恒的主题——你的置身之处，要么是山中，要么是山间，避无可避。它以精准而绝对的形态存在着，让这片土地生出了难以抹平的褶皱；也将它分割成了众多不规则的拼图板块，在唇齿相依间，各守一番天地。

经过潞江大桥的时候，视线变得开阔。那钢铁桥梁横跨江面，坦荡而光明地伸向前方，桥下的怒江温和平缓地流动着，在日光中泛起

潞江坝子





奇异的光泽。穿行于宽阔的潞江坝子（准确地说，是潞江坝子的一部分，坝湾镇），一片生机勃勃，并没有什么在酷热无风午后低下头去：树叶茂盛青翠；几个

姑娘斜斜立在门前，边嗑瓜子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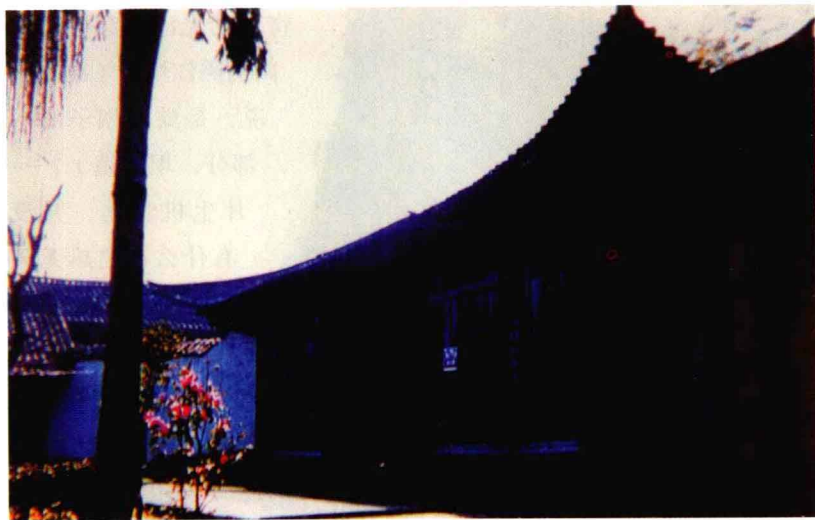
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；赤裸胳膊的黝黑青年们

骑着摩托呼啸而过，不时吹起响亮的口哨；水库边的男孩们争先恐后，矫捷地跃入水中，溅起一大片晶莹的水花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离开坝湾，开始上山。再回头，日光的温热仿佛还在那里逗留，也不知是炊烟还是暑天雾气的笼罩，村庄与田野已经难以分辨，只依稀看见一整块温柔的赭石色土地——它方方正正，稳妥自持，笃定地占牢群山脚下的一方平坦，叫那些高而孤绝的峰峦也有了牵挂。

而高黎贡山对我来说仿佛天书——汽车用四个小时的时间翻越了一个山头，只如同阅读了其中短短的一章。但即使一路上我屏住呼吸，睁大了眼睛仔细探寻，对这篇章却仍然一无所知——好似一个文盲，我读不懂它的文字、句子、段落、语法以及修辞；甚至不确定它的真意是否曾经稍稍显露：在蜿蜒而尘土飞扬的盘山路上，在大片葱郁繁杂又深不可测的绿色中，在那匆匆掠过的、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树木、昆虫和鸟类身上。当天空的一部分渐渐变成微醺的玫瑰色，夕阳穿透滋长的流云，缱绻地将每一个山头照亮；当微冷的风次第吹过，让所有树枝和叶片的颤动变成一种复杂而充满秩序的韵律；当淡紫色的山岚缓缓升起，用我们所不能明了的语言，隐秘地与千万个、百万个古老的、倔强按照自己意志成长的生灵低语……我完全全地无所适从，除了热泪盈眶。

翻过高黎贡山，就到了腾冲坝子。和潞江坝以及云南其他被称作



腾越海关旧址

“坝子”的地方一样，当旅行者翻山越岭来到这看似开阔之地，刚松了口气，以为从此踏上的都将是坦途。却不料离开时，无论选择哪个方向、哪条道路，翻山，仍是唯一的选择——当然，我说的是在古老的年月里。今天腾冲驼峰机场的飞机，已经能在几小时内就将人们带往昆明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。但显而易见的是，飞机依然无法通向每一个地址。

在GOOGLE地图的中文网页上，输入“腾冲”两个字，两秒以后，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红色降落伞，它笃定地落在了地图上的某处——中国，云南省，保山市，腾冲县：

在5848平方千米的腾冲版图上，它的东边是东山，南边是来凤山，西边是火山群（打鹰山等），北边是高黎贡山；有大盈江（入缅甸后称伊洛瓦底江）由北向南贯穿整个坝子。

在96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版图上，它是国土最西南的县级行政区，距云南省会昆明约700公里，距首都北京约3000公里；与黑龙江瑗珲连成中国人口密度分界线，界线越往西人口密度越小，反之则大。

在5.1亿平方千米的世界版图上，它西邻缅甸，与之接壤的国境线达148.075公里；距缅甸克钦邦首府密支那217公里，距印度北部的雷

多（印緬邊境重鎮，印度通往東南亞的必經之地）1200余公里，處於中印通道的最前沿。

你可以根據需要擴大或者縮小這張地圖的比例尺——也許你想看看發源于此的大盈江以怎樣的路線穿城而過；又或者你得先搞清楚保山在哪，雲南在哪，中國在哪。

那麼是否存在一張全宇宙的地图，也讓我們可以找到，地球它在哪。

三

時間是經，空間是緯。1931年一個下午的騰沖，它是一個坐標。站在這個點上，踮起腳尖回頭看，橫坐標的起點，應在數千年前。

其實與地球上許多地方一樣——每一片曾經一望無際的土地，何時有了人的腳印，有了不斷擴大或者縮小的邊界，早已不可追溯。若相信史書的“權威，”那麼這片土地上，“人”的軌跡大約如下：

西漢時張騫已經稱此為“乘象國”（不曉得騎象的土著們瀟灑的神態，是曾令騎馬的中原人大吃一驚還是只“文明”地莞爾一笑？）；東漢時為永昌郡……元代設騰沖府；明正統十年（1445年），騰沖城得建；清代為騰越州；民國初年起，“騰沖縣”的建制沿用至今。



騰沖機場



我们所知道的是，名称的变更，并不会对一方土地的客观存在造成影响：倘若没有人，山有多高，河有多宽，鸟儿飞翔的姿势，树木生长的急缓，从不因谁的兴衰沉浮乱了章法。但我们更知道，若有了人，又建了城，一切就显得变幻莫测了。《民国腾冲县志》记载：“腾越在明初疆域广大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万宝鳞萃……其境界尽大金沙江内外，三宣六慰皆受朝命。”从此之后，土地有了方圆。

在清代所修《腾越州志》中，腾冲城气势非凡：“云南三面临边，而腾越又斗入西荒之外，山自来风，江绕大盈，其势雄，其气壮。滇踞上游，为黔、蜀、荆、粤、吴、越之门户，而腾越又为全滇之门户，慎固封守莫重焉。”^①

守卫门户之事，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。明正统十年（公元1445年）三月，五都指挥李升受命，率1.5万将士建造石头城，三年后方成。城型方整，城墙厚一丈八尺，高二丈五尺，门深七丈，广十二丈；门各有楼，高四尺，重檐三滴，面三间，转五十五垣，二十八楹；城墉四面连雉，有阁楼，有守门。东门称沾化，西门称永安，南门称靖边，北门称溥润，四门皆令守兵支更。^②

此后400余年，城池高深，边疆太平。

筑起了城墙，“官”也就来了：“城”总得有个“城”的样子，该有的“规矩”也得有。《腾越州志》云：“顾设卫所，专用武夫，刻薄摧残，又遣阉官刑余为之镇守，致民夷咸怨，衅衅联延。”城墙隔绝了野兽与强盗，却不一定能使城内的人更加安全——这是古往今来，地球上每一座城池都在讲述的真理（“桃花源”、“乌托邦”想必除外）。

当然，城墙也非一无是处。它建立起的权威和规则，连同与之关联的责任和义务，同样适用于墙外的人。“乾隆五十三年，清廷大克缅甸，封孟勋为缅甸国王，守十年一贡之例，为我藩属。时海道未通，各省往商缅甸者，必取道腾越，而缅甸商务，亦几为腾商所专。”^③于是彼时盛况不需赘言：“商客之贾于腾越者，上则珠宝，次则棉花，宝以璞来，棉以包载，骡驮马运，充塞路衢。云南省会，

①、②（清）屠述濂修，张志芳点校：《腾越州志》，云南美术出版社，2007年第一版，第62页。

③李根源等纂：《民国腾冲县志稿》，云南美术出版社，2004年第一版，第371页。



解玉坊甚夥，蒼紗之聲，晝夜不歇，皆自騰越至者。其棉包則運往貴州等處。”^①“極邊第一城”并非徒有虛名。

據《民國騰沖縣志稿》，騰沖商務在乾、嘉、道光年間實為最盛——再往後就是下坡路了。因為到了光緒十一年（1886年），英國人將緬甸變為其殖民地，騰越之城牆仍在，大門卻向英國人敞開——中英兩國簽訂的《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》和《滇緬界務商務續議附款》宣布開辟滇緬陸路通商；對滇緬陸路進出口貨物，規定自1894年起免徵關稅六年，以後則進口照一般稅則減十分之三，出口減十分之四。這項陸路邊境減稅辦法，一直施行到1929年才廢止。^②於是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騰越關始開，大量進口棉花、棉紗、布匹、毛織品等洋雜，出口物品則以黃絲為大宗。民國《新纂雲南通志》載：“騰越關自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，貿易總額為一千六百二十八萬海關兩有奇。”^③

但我就著飄搖的紙頁，還未將那繁華閱盡，就不由分說地感到沉重起來——彼時貿易往來的規模雖然宏大，但每年進出口總值差額的平均數，竟然可達一百万兩白銀。這數字讓我輕輕嘆了一口氣。也只能嘆氣而已。類似的陰影——我是說，所謂“開放”的光明，它背後的陰影，其實沉甸甸地籠罩在那時的整個中國；籠罩於世界上任何一個“落後就要挨打”的國家，並且至今仍未改變。

我忽然很想和1931年的白人青年斯諾聊聊——許多事情都是老話題。關於那個紅衣騎馬女子的綺思；關於令人興奮的“神秘的東方”；也關於，漫步於這遙遠的“異域，”他是否也曾像我一樣，有過一絲不知來處的惘然。

①（清）屠述濂修，張志芳點校：《騰越州志》，雲南美術出版社，2007年第一版，第62頁。

②、③戴鞍鋼：《近代中國西部內陸邊疆通商口岸論析》，載《復旦學報》2005年第4期。



章

Chapter two

每条道路都通向一个远方

